



让水乡成为中国文学的又一个源头

高锦潮



城市发展
与民生

常言说得好,好雨知时节。感谢秋雨的滋润,使得我们今晚的本期文化大讲堂,蒙上了一层极有情趣的时空色彩。

中秋已过,月亮归隐,可我们每个人的乡情、乡音和乡愁,却没有过期,也没有隐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因为又一个中秋的浓烈添加,再次变得更具回味的份量了。

幸福洪泽之“十全十美”系列文化讲堂开办以来,且不说这种形式发挥了多大的影响、收到了多大的效果,至少说达到了一定的预期目的,因为这项活动就是在紧紧围绕着人人追寻的中国梦进行,紧紧围绕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紧紧围绕着我们洪泽人坐拥的水乡特色进行的,所以,我想它应该是有较强的生命力和人文气的。今天的本期大讲堂,我只能是凭借自己几十年来对文学的坚守,与大家进行一次短暂的交流,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丰富的水乡生命资源

文化讲坛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普惠,是关注民众业余





文化生活的有效方式,也是让群众参与到文化互动中来的最好形式。利用公众场合这个平台,让大家进行文化交流,是基层文化活动的创新做法,更是开阔民众文化视野的得力途径。

历史的前进总是以不断地变革为动力的。洪泽虽然建县较晚,不论她的县、乡建制如何因为调整而归属何方,也不管水患如何涂炭过这里的生灵,不变的是,我们的祖先们早就在这方风水宝地上扎下了根,他们扎根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点:水。尽人皆知,水是生命之源,更是万物更替的必由因素,古时在人们无法制服水患的时候,之所以能够一代代的繁衍生息下来,靠的就是逐水而居。什么叫逐水而居?就是我们土话讲的,没水时搬家走人,有水了马上再返回来。因为有水就会有五谷,有了吃的,人就能生存下来,如此周而复始。今晚我们大家能在这么大的广场上相聚相议,就是因为生命赋予了我们这个机会。

《诗经·秦风》中的《蒹葭》是首描述人与水暧昧关系的情诗,很多人处于青少年时在学校里就已经会背诵了。现在,我们不妨再来共同温习一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歌大意是:芦苇密密又苍苍,晶莹露水结成霜;我心中那好人儿,伫立在那河水旁;逆流而上去找她,道路险阻又太长;顺流而下去寻她,仿佛就在水中央。我的普通话水准太差,读不出其中深含的韵味。





其实,过去古人念这样的诗,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用来读的,而是朗诵的。什么叫朗诵呢?并不是加上“哼”“哈”“啊”这类附带口头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是类似现在人们的唱歌,是那种人们俗说的摇头摆尾、似念似哼、吟咏结合,只有那样才能反映出原诗词的本意。而相对朗诵诗词而言,对人的要求又有一个比拟,就是“上善若水”。说的是水可以造化万物,而不与万物争任何利益。在自然界,水的灵性不只在于可以滋润出生命,还可以为江河湖海带来澎湃壮阔与一切可以利用的价值。这个价值现在放到文字上来讲,就是文学价值,是反映我们水乡丰富的生命资源的具体表现。

洪泽不只是头顶洪泽湖、脚踏白马湖,可以说还是左挽右牵着苏北灌溉总渠和三河入海水道,其内的浚河、三河、草泽河、砚临河等大河小汊,就如同人们身体内的经脉一样,遍布着县域,这就使得我们的家园由于水资源丰富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乡。如此一来,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水乡既有《蒹葭》中所描绘的芦苇丰美的水性杨花,又具上善若水的造化万物精髓。这对我们的水乡文学来说,是多大的灵感造化 and 情感依托啊,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

二、深厚的水乡文学根脉

洪泽在中国版图上的有形地理可以追溯到西汉高祖六年,正因为时间这位老人经年累月地操持,才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资源丰厚的文学根基。跻身于“建安七子”





的陈琳,就是我们洪泽土生土长的一代文学高手,他的《饮马长城窟行》采用的是水乡人特有的文学笔调,以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放荡不羁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歌颂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激励天下人背负重任共同前行。他的专著《陈论室集》亦以似水柔情见长,即使是鞭挞社会不公,也不是刀口见血的狂放张扬,而是隐晦曲折、含而不露、触及灵魂。清朝秀才鲁日舫,虽出生于山东省,却因迷恋洪泽的湖光水色而“乐不思蜀”,并侨迁到洪泽来定居,他于光绪甲辰年(1904年)间所作的《老子山记》,成为水乡的又一美文里程碑。该篇散文着力描绘“寻幽客子”眼中的丹山,在春夏秋冬四时更迭里呈现出来的原生态天然之景,辞美意远,语言精炼,令人击节盛赞,成为洪泽湖地区百年来人们竞相传抄的唯美之作,也被收入到了《洪泽湖志》和《洪泽县志》。有兴趣的同志如果没有这两部志可供借阅,不妨可以通过电脑鼠标来帮你圆上阅读之梦,特别是四五年级和初、高中学生们,更值得一读,我想,只要你达到了心领神会,必然会对你的作文大有裨益。

翻开历史鸿卷,打开人文景观,除本土因水而生的文学名人外,路过洪泽而被我们水乡生命资源激起喷发灵感的大家高手,实在是数不胜数。从唐代的白居易、王安石、范仲淹、杨万里、苏轼、苏辙到元代的张以宁、明代的张禧、清代的曹若曾、黄景仁,无不在游历了水乡后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就连在抗日的峥嵘岁月里,面



让水乡成为中国文学的又一个源头





对硝烟弥漫的对敌战斗严峻形势,陈毅、张爱萍等将军,也控制不住水乡风情的陶醉,写下了亢奋激扬的水乡诗作。所有这些无不证明一点,那就是水乡的风土人情,已经成为本土和华夏的深厚文化根脉,并已形成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远流长的源头。



留住根脉是最关键的东西。今年三月,县委专门要求县委宣传部和文联,组织文艺家围绕留得住乡愁这个主题,进行全县范围的文艺采风。什么叫留得住乡愁?就是人文古迹,就是水乡值得让人回味的老、古、旧。当时任第一组组长的我,几天时间内带领大家跑了几个镇的村居,实际情况令我们很是失落,举凡与古字和水乡景韵有点联系的东西,基本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毁坏,甚至是毁尸灭迹。有个镇的对外名片——一棵百年白果树,竟然因为盖一栋小楼而将树锯成了滑杆子。向我们汇报的镇领导解释说,慢慢还会长起来的,可想而知,等它再长成原来的枝繁叶茂需要多长时间?这也是不可能的事。还有个镇,抗日时有位指导员在村里的阻击战中牺牲了。介绍中,对方向我们讲得头头是道,结果,我让镇村领导带我们到实地去看坟墓,到了那儿竟然谁也不敢肯定是哪座坟墓。后来,我又请当地熟知此事的几位老人再与我们去实地察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在田埂和荒地里跑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到了一段水渠的开挖地,对方指认说,坟墓原来就在那个水渠中间位置,可能是多少年前开挖水渠时将坟墓刨了,结果别说是见不





到烈士的遗骸,连一块棺材板也没有留下。后来,我在向县里写出了调研报告后,纵观一下采风情况,觉得唯有蒋坝做得相对比较好,就写了篇《蒋坝寻古》的散文。此文在《淮安视听》杂志发表后,立即被《名城荟》等十多家报纸杂志和网站转载。我说这话的意思主要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平时把当地的人文古迹不当回事,总以为与别人不可比,更不要认为它们不值钱,不值钱的东西不代表就没有用,只有保存下来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周庄、宏村等为什么那么有人气,就是人家原汁原味地保存了过去的样子,我们水乡过去像周庄、宏村一样的村庄多的是,可是现在一个也没有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所以就缺失了水乡的文学灵性,没有了文化氛围,自然也就失去了蜂拥而至的人气。

三、浓郁的水乡创作兴致

洪泽虽然人口较少,却是典型的水乡。其实,无论是苏州的周庄、同里,还是安徽的宏村、西递,就连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家乡绩溪,也都与我们差不多,甚至其水资源还没有我们这里丰沛,河流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人家名扬四海了,我们却是藏在深涧人未知,这就反映出我们对水乡的守护失责了。我到香港、澳门时与人谈起洪泽湖人家,舌头点得像磕头似地说知道知道,具体到洪泽县,对方就会一脸茫然,就连我们的省会城市南京,也有不少人对于洪泽这个名字很生疏,问题正在于文学振兴上。因为文学是一种有形的人文资源,不像我在





这里和大家聊天一样,晚会一散就什么也没有了。且不说现在网络发达到了极致,就连微信也在时不时地助威,单是报章杂志上一登,就成了有形的固定资产。有人说,写文章是为了个人出名,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你写得不好,人家也不会用你的。再则光写平平淡淡的東西,是永远也出不了名的,也就是说必须得有精品力作才行。中国历朝历代写作的人很多,出名的又有几人?中国文学作品每年都出很多,堆起成山,可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著不还是很少吗?只有文章出名了,写文章的人才会跟着沾光,而出名的文章最主要是捧出了那个地方的名。我们去外地的相关名胜古迹旅游,所到之处,只要凭作家证或者是省级以上摄影家协会会员证,人家就会给你免门票,这种方法看上去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方式优待,其实,它是满含着一种创作责任感在激励你、鼓舞你、鞭策你,提醒你不能在人家地盘上白游一趟啊,事后如果不用文字或是图片来抒发一下,就有点问心有愧了,说到底,这就是人家的旅游文章做得好,是一种最好的隐性投入。周庄的出名,就是因为一幅画;宏村的出名,就是因为一枚邮票;同里的出名,就是因为一篇文章;洪泽最终能否出名,要靠我们去一起努力。

我们洪泽的人口资源有限,群众的智慧却是超群的,另有回族、壮族、满族、瑶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如同姊妹花盛开在我们中间,这就更为我们水乡的文学多样性与多样化带来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如果大家都能





写一篇水乡的文章,那就成了电脑中的术语,叫海量;如果多数人都能写一篇有关水乡的文学作品,那就是手机微信上的术语,叫朋友圈,形成了文友天地。

时下对待工作流行一句话,叫:守土有责。作为水乡人,人人都有宣传本土的责任。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三十多年,始终就是围绕着水乡这个主题来进行的。从大范围来讲,那些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钟山》《安徽文学》《扬子晚报》等一百多家报纸杂志上的两百多万字文学作品,基本都与水乡有关;论小的圈子来说,我担任主创的全县性 62 场大型文艺晚会和 46 集电视专题片,还是以水乡为切入口,它们都与水乡特色密切相关;最早获得的首届“中国潮”优秀报告文学奖,就是与水乡紧密相联,题目叫《源头活水》;近日由江苏省大众文学学会刚刚评定的 2013 年度报告文学奖,唯一的一等奖就是我写的《中国第八条水上邮路》,还是反映的唐真亚这位水乡人的事迹;即将完稿的近十万字报告文学《悬湖浮雕》,依然是以水乡为主题,反映的就是我们洪泽水乡的海事人如何甘守清贫,在寂寞的湖中孤岛上,为了船民渔民的安全,三十年如一日地在风雨雷电和湖冻雪飞中坚定侍守的高尚品德;此外,我出版的四部著作,之所以每一部都获得了淮安市文学最高奖——“五个一工程奖”,依然是因为抓住了水乡这个主体;我为淮安市首届淮扬菜美食节和首届中国洪泽湖水上运动会等创作的十多首歌曲,以及在省、



让水乡成为中国文学的又一个源头





市获奖的广播电视音乐节目,也是以水乡为主题;就连别人请我代笔的32篇各类体裁演讲稿,也都以水乡的意蕴摘取了县、市、省比赛的一等奖或是特等奖;已经创作完成的130万字长篇纪实作品《行走的大脚》,还是以水乡为主色调。从我县的文学圈来说,基本上人人都在围绕水乡文学进行创作,个个都在寻找水乡文学的着力点,大家较着劲儿攻克水乡文学的突破点,已经初步形成了水乡派特色。我们虽然不敢放言将来就能如同“山药蛋派”“桐城派”那样形成流芳后世的“水乡派”,可我想,作为水乡的文学爱好者,我们不求有功,也不求有名,求的就是对水乡文学的一份责任,激发的就是对水乡文学的浓厚兴致,把握的就是对水乡文学的执着坚守。我们坚信,只要坚守,只有坚守,就会有回报。这个回报不是仅仅对哪个人的回报,而是对水乡的回报,对家乡和人民的回报,对中国文学百花园的回报。

平时,常常有学生家长请我来教他们孩子如何写作,我总是用别的话来搪塞对方,这倒不是我不想教人家,也不是什么刻意要留一手,是他们不明白文学的穴位。在他们看来,写作变成了一蹴而就的事,交点学费,一个寒暑假或是十天半个月就解决了。这种忽悠人的事一是不能干,二是我也不想做违背良心的事。谁不知道钱是好的?可收了人家钱,就得对人家负责,不能像个别老师暑期中私下里东躲西藏地办培训班那样,只顾着哗啦哗啦地收银子,参加培训的学生究竟学到什么,那就





不问,可能是培训者本人也说不清,从而招致不少家长在背地里垢病。在这里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有意贬低什么培训班,而是单就文学这一样来说事的。文学文学,要的就是一个“学”字,怎么学、如何学、啥时学,要靠平时的点点滴滴,并不是像挖土运砖那样,加个班、多出点力,立马就做完了。它需要读、练、写、评,特别是生活积累。生在水乡,就要多积累水乡的东西。什么叫创作特色,水乡就是水乡的特色,山药蛋派就是土豆的特色,莫言就是红高粱的特色,金庸就是武打的特色。抓不住特色就不吸引人,也写不好文学作品。这就是根本。

父老乡亲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让我们的水乡成为中国文学的又一个源头。

(本稿由淮安市社科联推荐)



让水乡成为中国文学的又一个源头



高锦潮,男,江苏洪泽人,1960年6月出生,国家一级艺术家,现为洪泽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洪泽县戏曲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钟山》《安徽文学》《扬子晚报》等一百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两百多万字。《锦潮杂文选》《高谈阔论》《窥透人生世》等文学作品连续三届蝉联淮安市“五个一工程”奖,《源头活水》获首届“中国潮”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第八条水上邮路》获江苏省大众文学学会2013年度全省报告文学类唯一的一等奖。

